

張恭懿松窗夢語

松憲夢語卷之三

北虜紀

元之先為蒙古本北種胡併女真及宋入主中國後我  
明遂順帝遁歸沙漠傳子愛猷識里達臘十世為小王  
子生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  
刺弒阿爾倫台吉走河西阿爾倫二子長卜赤次也明  
皆幼阿著稱小王子阿著死二子曰吉囊曰俺荅俱稱  
剛勇兩分地各相雄長亦不刺部從吉囊當河套關中

地火篩部從俺荅當開原上都地火篩者即小王子部  
落也各控弦十餘萬騎而前後掠中國人埽之其俗無  
城郭宮室聯牛馬皮以為帳房往來輒徙之逐水草資  
畜牧射獵徵會刻木封箭為信上下山谷往來聚散疾  
如風雨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擾亂其地不產五穀惟  
牧駝馬牛羊食其肉衣其皮取其血乳置渾脫中釀之  
月餘名打酪酥宴會席地而坐酋長處其上餘兩傍列  
坐而下中置牛羊各出及分割向火少燎即饌打酪酥

亦以次傳飲無歲時伏臘望月之盈虧氣之寒暄以為  
別擄掠中國男女遇老稚殺之取壯者歸男子以繩纏  
之置草莽中令其飢餒乃投餒敗肉與之食後稍與鮮  
者始解其縛令牧牛羊更令牧馬馬蕃庶更益以良馬  
狡健者乘其不虞漸移牧近邊夜乘良馬驅之入境所  
鹵婦女娼妓置帳幙縱淫樂不休其貴壯賤老貴勇賤  
怯喜盜好殺嗜利輕生篡弑烝淫三綱瀆亂自古然矣  
嘉靖初年諸種中惟吉囊俺荅最為強盛率點悍子弟

以數萬騎牧于雲中上谷之間而與我共不入犯三輔  
則東躡遼西嚙晉又西掠秦涼夏朔之境中國罷于奔  
命天子北顧興嗟數四廢旰食然二虜之北又有別種  
曰黃毛凶悍不別生死衆少于二部二虜時入內地黃  
毛輒尾其後掠取玉帛子女二虜患之乃合兵逐北大  
破黃毛臣其部落自是益無內顧得併力于中國己亥  
辛丑吉囊及俺荅連歲大舉入寇己亥春初入榆林塞  
破清平堡殺掠人畜萬計焚芻糧萬計長驅而出又入

宣府塞破北路馬營諸堡得我神鎗砲千計芻粟牛  
羊萬計掠一婦人往後多掠婦女近年止掠穀畜火器  
遇婦女輒殺之先是歸正人王子言虜酋哈刺噶糾俺  
荅凡祿吉囊青台赤台等十人禱旗暎馬負十日食入  
塞北比報至虜已過順聖川抵蔚州凡留宣府者幾兩  
月始出柔顏酋草蘭台結北虜覘大同兵東援宣府遂  
乘虛寇大同西路殺掠人畜數十萬叛卒盡走虜中虜  
擇便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為僧道乞丐探我虛實西

至甘涼東出山東潛入京師凡地利險易兵馬強弱鎮撫將領勇怯盡走告虜次年吉囊俺荅分道入塞獨大  
同軍與虜私約嚙指折箭去乃抵雁門度寧武入交城  
殺掠人畜萬計大同軍反得虜輜重名買路錢時當事  
者苟幸無事置之不問是秋三邊總制尚書劉天和率  
精兵九千駐花馬池虜數萬入掠固原羽書沓至天和  
為虜阻隔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健卒張奴兒殺吉  
囊之子諸酋大哭遁去乃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

衣正千戶張奴兒陞世指揮僉事餘將士陞賞有差廟  
堂諸臣亦以謀謨帷幙皆受重賞時余會咸寧侯仇鸞  
坐談時事渠浩嘆曰今之時事日異往昔大可笑也請  
其明言則曰昨有余部下夜不收來自邊鎮云吉囊勇  
不可當昨入境遇雨軍馬不前有數騎同婦人童子牧  
馬我軍出其不意縱兵殺之得其屍女童皆朱衣遂謂  
吉囊妻子喧然報功實無是也先朝舊規撫按官不許  
誣同奏捷著在令甲今乃如此且吉囊兵馬衆多又諳



紀律彼時不先有斬將衝陣之功顧突然殺其妻女此  
豈近于情理哉朝廷大事直為此輩兒戲耳豈不可嘆  
吁仇一武人也而興言及此吾輩寧不愧心報顏耶辛  
丑秋吉囊復先入大同塞由寧武関達太原至山西會  
城又越而南殺掠人畜萬萬吉囊纔出関未至塞上俺  
荅復入又越太原而南至石州殺掠益甚所過三十八  
州縣十衛我師莫敢撓其鋒傷殘劫奪言之不忍獨榆  
次一縣死傷蓋三四萬人盡其四鄉矣他州郡亦略如

之然不陷城郭以虜方懸軍深入不敢久駐彌月稍稍  
出境時識者謂我軍擁大衆絕其歸路當使隻輪不返  
然邊帥畏事忍痛卒無定議惜哉壬寅吉囊縱淫樂病  
髓竭死其子板不孩居套中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俺  
荅日益強盛長子曰黃台吉次曰青台吉赤台吉各擁  
騎萬餘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虜卒畏之甚于俺荅時  
糾諸酋及叛人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衆數萬經朔州破  
鴈門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上京師戒嚴天子下令懸

賞格擒斬俺荅者與千金陞不次他苗三百金陞三級  
時我師連營觀望不肯乘險邀擊任虜散掠平原上黨  
間迤邐就大營結陣且歸偏帥張世忠起營約諸將躡  
虜諸將閉營不相援虜合圍世忠被箭轉戰死天子震  
怒遣衛士逮繫總兵張達等四人下法司擬罪獄稍遲  
不決譴去司寇卽一人余時為副卽亟錄招由具成案  
上之制曰可乃拘達等鞠之達等不服裸身示創癰曰  
達亦壯士向嘗冒矢石躬甲冑幾殞身者屢矣茲虜衆

不敵一旦喪師恨不死于行陣奈何令駢首就戮哉余  
曰天子痛百萬生靈食不下咽欲借將軍以慰鋒鏑幽  
魂且余亦知將軍材但法不可翫將軍第就獄余將令  
自贖以成將軍志不汝負也達始服罪冬朝審余白臺  
長司寇卒令立功贖罪出障一方時稱北邊良將後丙  
午虜入宣府總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  
萬達憂歸尚文卒張達以都督代將而侍郎郭宗臯為  
總督己酉虜數萬駢寇大同潰墻而入伏精銳溝壑中

以老弱百騎為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虜  
擁出達椿皆轉戰死事聞達宗臯謫戍靖虜衛餘罰治  
有差庚戌俺荅入漁陽塞犯京師焚劫至西直門窺陵  
寢掠教場上震怒殺兵部尚書丁汝夔都御史楊守謙  
召勤王兵俄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詔拜鸞大將  
軍又五日遼東宣府山西兵悉至護諸將軍凡十餘萬  
騎虜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相載巨萬徐徐從  
東行諸道兵相顧駭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境而

已乃收斬遺稚逃降八十餘以捷聞而遂議開市以中  
虜欲寬其深入之謀俺荅與子貪中國賂因互市焉然  
歲費數十萬而所市馬皆駑下虜亦小寇如常久之鸞  
死事露虜復開自後秦晉燕代征調勞費殆無寧歲更  
番遣戍入衛京師亦無虛日權門大吏寵賄日章文武  
大臣多受誅殛戰守無策專事蒙蔽矣甲寅榆林鎮以  
捷聞遣謝憲副自彼中馳功還謂余曰虜西去入番我  
軍偶出哨河西值其所遺帳房遂獲老稚婦女所見首

非白頭之嫗即初所生之孩也今謂與賊對壘就陣斬  
獲首級百四十何欺蔽至是時撫按交章奏功廟堂方  
侈其事竟奉旨各增秩賞賚不貲謝亦陞一級嘉靖末  
季俺荅漸耄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以故中自疑  
不敢深入為寇余撫閔中出回原防守時虜酋有言能  
者藁遺孽也擁衆入犯官軍遇敵瀕危賴火炮多一旦  
齊發虜驚畏潛遁故事秋防畢後撤兵還省余恐虜酋  
乘虛而入乃下令將卒今歲秋防官軍防冬兵至方許

離信地已而虜果踏冰卒至官軍奮擊斬首五十餘餘  
悉遁去捷書上聞不報隆慶中俺荅之孽孫把漢那吉  
黃台吉子也與俺妾內亂懼禍來奔投宣府邊境時宣  
大總督王崇古善撫之孽稚感我厚待而思效順俺酋  
妻日夜泣請思復其孫俺首誠老厭兵不勝孽稚之愛  
乃輸要領縛叛人數輩令谷蠡屠者數百人解辦請命  
闕下天子允其請封俺荅為順義王餘爵秩有差仍許  
通貢市國家二十餘年無鋒鏑之擾亦云幸矣但司農



歲輸邊儲盡入一去不返之虜而中國僅獲其疲敝駑  
駘邊兵日漸消耗而稽閱則驅市人以充行伍夫以軼  
孫之故堅守臣塞之盟中國宜因此息肩以專意于虜  
何可遂忘情于虜哉此所謂不終日之計大司馬之所  
當持籌而熟計者也余嘗再撫閩中時已納款虜反西  
掠黃毛邊境界無紀邊人亦得以出境樵獵故時有黃  
羊之饋

余參藩閩中時二天使至一郭給事汝霖一李行人際  
春奉命出使琉球由福州長樂縣之石澳出海洋余與  
俞憲副曰德供護送之役登其封船船長一十六丈濶  
三丈六尺桅高與船等桅上斗中坐四人四面各占風  
色日夜寢處其上其人攀援附索而上下如履平地船  
內凡四級下置泉水以海水苦鹹不可食次置糧食器  
具最上舟人處之而天使與隨行人處其中几榻皆以  
繩繫之懸于空中以舟底下共海波蕩漾無頃刻定坐

卧皆不能安也從行約五百人百工之事咸脩順颶利  
艘七日而至時舟以夏至日發以後七日皆南風以冬  
至日歸以前七日皆北風此氣候之不爽者琉球在海  
東南前朝不通中國我明洪武初國分為三有中山山  
南山北稱三王遣使入貢各賜鍍金銀印文綺已而中  
山王察度遣子姪陪臣子弟入國學上喜禮遇獨優賜  
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景泰中中山尚  
思達并山南山北遣使入貢上令三年一貢貢無過百

餘人自察度五傳至尚真嗣嘉靖壬辰尚真卒子尚清  
請嗣上遣給事中陳侃行人尚高澄以太牢祀真封清  
嗣王賜王妃冠服錦幣至是尚清卒復遣二使往國王  
出迎向不敢居正殿迨奉王命始正位焉王居在山巔  
國門名歡會府正殿大一十六間稍刻繪禽獸草木四  
圍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籬府門上有層樓奉  
神像司刻漏然樸素無金碧之飾國王平居以鳥羽為  
冠飾以珠貝纏身以錦綺天使至加袞冕被袍服強衣

冠而相接待以客禮出則乘木獸令左右與之導從百  
餘人并日凡三視朝群臣握手膜拜尊且親者入殿坐  
飲酒卑䟽者移時長跪階下歲元旦聖節長至君臣冠  
冕拜龍亭奉正朔也國在海島中土多山洞國之王親  
不與政有四五統帥統諸洞首法司官司刑名次那潮  
港官司錢穀次耳目官司訪問皆土官為武職以上世  
及所轄地為姓名其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為文職  
皆三十六姓人及入中國國學者為之至于諸洞之中

往往皆村落各有爲了帥分屬並以善戰有力相雄長  
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而歸命于國王賦法君民各有  
分土以爲祿食國無征斂有事一取諸民事已即休用  
刑甚嚴竊盜即剗剗諸多不法臨事取決而已國無貨  
殖不通商賈惟魚鹽泛小艇入朝貢始乘大舟航海而  
來俗無文字入學中國始陳奏表章著作篇什有華風  
焉望月盈虧以記時視草木榮枯以驗歲風土氣候與嶺  
南相類田宜稻梁禾黍畜多牛豕野馬男子去髭黥首

羽冠毛衣。婦女以紵繩經髮從頭盤繞至額。家饒裕者瓦屋不過二三楹。餘皆茅土。蓋藏風雨飄搖而已。市用日本錢。以十當一人。無貴賤皆驍健。猛悍甘勞苦。耐飢寒。不知醫藥。而無疾疫。兵甲堅利。射可二百步。進止有金鼓。隣國視為勍敵。然好相攻擊。度不能勝。輒剖腹自斃。人死以中元前後日。浴屍溪中。纏以布帛。裹以葦草。葬埋于土。王親貴族盛以木匣。置山穴內外。通小牖。歲時祭掃。必啓視之。畏信鬼神。以婦人為尸。號女巫。巫其

魁曰女君白日嘯聚動數百人搗技戴草騎步縱橫時  
入王宮褻狎嬉戲一唱百和聲音悽慘倏忽往來莫可  
踪跡馮附淫昏矯誣禍福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  
于前不為異也至往來海上見巨魚橫亘數十里草木  
叢叢望之無異山峙而舟人指示為巨魚脊一日舟停  
不進左突右傾舟師跳躍而下起云魚身也人力無如  
之何惟焚香叩首呼神俄而鳥止于桅舟師云天妃至  
矣衆羅拜舟利已而波濤衝激風復颺起舵忽損折舟



幾顛覆舟師驚懼復焚書羅拜俄而桅有火光乃卜請  
易舵不許卜來日許之至旦果風息波平易舵而行夫  
海若之神其靈顯若響應而舟師出沒于海亦若魚龍  
不可方物二天使歸道之如此

### 東倭紀

日本在東南大海近日所出故以名之即古倭奴國海  
中諸夷倭最强盛東北負山西南瀕海後漢始通中國  
史稱自樂浪帶方至其國循海而行歷朝鮮國乍南乍

東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大較在會稽東與倭耳相近自六朝及宋多從南道浮海入貢及通互市以北方遼東非中國土也宋雍熙中有僧奝然與其徒浮海而至獻銅器十事并本國職員年紀道其國主世為王姓羣臣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惟拘韓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者五百里戶小者止千多至一二萬皆倭種也倭王世居邪高臺後惡倭名更號日本踰年僧奝然隨台州商舶歸國後復遣弟子奉

表陳謝叙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  
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重之山岳易過何其遠也叙其  
歸則曰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近也  
可見其國去閩浙甚近去遼東甚遠其初通中國實自  
遼東來故迂迴如此我明洪武初倭奴數掠海上寇山  
東直隸浙東福建沿海郡邑以偽吳張士誠據寧紹杭  
蘇松通泰暨方國珍據溫台等處皆在海上張方既滅  
諸賊强豪者悉航海糾島倭入寇時倭王雖遣使入貢

高皇以其雖朝實詐坐宰相胡惟庸罪竟絕倭使乃遣  
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調民戍兵江  
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漳泉等十六城亦募戍衛所又命  
南雄侯趙庸招蛋戶島人漁丁賈暨自淮浙至閩廣幾  
萬人盡籍為兵分十千戶所於是羣不逞皆得衣食於  
縣官海中逋賊壯者老者死郡縣稍得休息永樂初  
遣太監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入貢是役也  
雖足伸威海表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夷人亦知

我沿海要害之處以故寇盜復起自後倭奴假我勘合  
方物我器來朝遇官兵詰問矯云入貢貢不如期守臣  
徒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為盡可條奏云不為  
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每來我師無備即肆行殺掠滿  
載而歸正統弘治間屢入寇嘉靖初倭國內亂諸道  
爭入貢會至寧波自相讐殺悉皆遣還遂議罷市舶所  
未幾復設始設太倉黃家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浙江寧  
波福建泉州廣東廣州夫市舶本以禁海賈抑奸商使

利權在上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訶海上無寧日矣自後番貨至輒賒奸商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者不下千金轉輾不償不得已乃投貴官家久之亦欺負不償甚于奸商倭人泊于近島坐索不得乃出沒海上為盜貴官欲驅之出海以危言撼官府使出兵脩倭倭人大恨云我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何以復倭王不殺爾欺負掠爾金寶誓不歸於是盤據海洋時值貴官居近侍相蒙蔽而時宰寵賂公行官邪亂政小民迫

于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為之奸細中有狡猾如王  
五峯徐碧峯麻葉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  
所至攻城掠邑劫庫縱囚官司莫敢誰何浙東大窘天  
子命朱紉為浙江巡撫兼領興福漳泉以兵備倭紉勤  
勞任怨嚴戢閭浙諸貴官家上疏暴通番二三渠魁云  
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  
衣冠之盜難於是聲勢相倚者切齒欲殺紉紉憤薏卒  
復遣都御史王忬巡視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為叅

將時兵政久弛士卒怯懦賊來登岸望風奔潰而賊船  
聯翩海上破昌國臨山霏衢乍浦青村南匯吳江諸衛  
所圍海鹽太倉嘉定入上海掠華亭海寧平湖餘姚定  
海諸州縣而通番奸豪又以忤大猷搗巢非計乃至羣  
偷流散遺害諸郡因改忤大同巡撫以徐州兵脩李天  
寵代忤以南司馬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余時自  
閩中趨歸適海寇突侵浙之會城屯城北閩焚劫問舍  
擄掠子女湖墅蕩然一空天寵閉門自守余止于臨安



者旬日寇始退余瞻知賊載小舟僅百餘艘計賊衆不  
過數百人而所掠男女尚居十之五六白天寵速出師  
勦除毋使滋蔓第畏避不敢發兵僅曰賊勢猖獗余為  
疆場得保城池幸矣事聞天子逮經及天寵繫獄論死  
西市乃以浙江巡撫胡宗憲代天寵以侍郎楊宜代經  
時賊益昌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天子遣侍郎趙文華  
請禱海神貪鄙無厭所至騷然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  
軍搜括官庫富家金寶書畫數百萬計交通蒙蔽以敗

為功以功為罪雖有沈庄梁庄之戰竟莫救荼毒之慘  
矣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枕乃陞文華  
工部尚書加少保宗憲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各蔭  
子錦衣千戶然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餉加派軍  
糧截留漕粟迫脇富民釋脫凶惡濫受官職浪費無經  
其為軍旋之用纔十之一爾征調漢土官兵川湖貴廣  
山東西河南北之兵臨賊驅之不前賊退遺之不去散  
為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害數年不息據其一時之功

非無可嘉而浙直軍餉每歲增至數十萬至今賦斂無  
已則罪浮于功矣後文華謫戍宗憲獄死而海隅之鯨  
鯢猶未息也自後閩浙江粵之人皆從倭奴然大抵多  
華人倭奴直十之一二彼貪中國貿易之利或附貢船  
或因商舶其在寇船率皆貧窮然其停撓焚劫一視乎  
風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北多則  
犯廣東多則犯福建正東風猛則由五島歷天

浙之臨觀錢塘稍南犯溫台昌國稍北犯直隸

之

若在大洋而風值東南則犯淮揚登萊若在  
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天津故防海者以三  
四五月為大汎以時多東北風以九十月為小汎時亦  
有東北風也凡海中之地大曰洲々之小者曰島々之  
小者曰嶼隨其大小而聚惟無草木而多石者曰礁而海  
深無際曰洋海舟之行觸礁則摧入洋則覆又有黑風  
海動之變遇之則天地晦冥波濤鼎沸故舟人每委  
曲趨避出急水門至群山島始稱平洋非數十日不能

至也然一遇順風則歷險如夷可數日而至海道之當防如此惟有備可無患耳嘉隆以來諸洲島嶼各相雄長山城君號令以不行于諸侯近傳華人閔白平秀吉者入其國尚倭王寡宮主陰竊其位號令洲島併國數十今已下朝鮮墮兩京揺八道走其國王逃竄於我遼陽邊境遣統帥石田淺野大谷孫七郎等據之平壤以北皆高壘堅壁以抗王師此其狼心尚未艾也我高皇因其屢寇罷宰相胡惟庸至絕其使不能使通貢市因知

高皇之神聖為萬世慮至深遠也已

西番紀

西番古羌夷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洮岷間唐貞觀中始通中國宋元朝貢不絕間授以官我明當中國松潘邊境出邊二百三十里為大分水嶺是為江瀆之源北流入陝洮河南流入甘松嶺穿松潘城入成都松潘城之東三十里為雪關山四時積雪不消俗呼寶頂即古岷山也江源自大分水嶺入成都水不甚急至瀘之東

合西漢江馬湖嘉陵江涪江巴江烏江而其勢始大至  
百峽而奔急會聚便然也西蕃錯居江之南北元世祖  
始為郡縣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  
世弟子號司徒司空國公佩金玉印明興洪武中令諸  
酋舉故官授職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  
師餘為都指揮同知宣慰使元帥招討等官自是蕃僧  
各有封號貢使咸自四川黎州入有贊化王者自陝西  
洮州入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凡諸王嗣封皆有

賜誥宣德中封大寶大來闡教闡化贊善五王闡化王  
貢使亂藏等還以賜物易茶至臨洮沒入官并留藏等  
上命釋之賜茶而還自後成弘以來數入貢馬或貢舍  
利貢使漸多賞賚亦漸減四川咸茂松潘諸番僧三歲  
三貢限三十人岷洮番僧每歲入貢限四五人令至京  
師餘留塞上洪武中置洮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復置洮  
州茶馬司令歲納馬三千五十匹又置河州衛軍民指  
揮司使更置西寧茶馬司令歲納馬三千五百匹市法



上馬茶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夫北虜有馬市東夷有市舶而西夷亦有茶市皆所以通華夷之情貿遷有無收商賈之利減戍守之費以夷所欲售易中國所欲得法無良于此者但法久弊生邊防日弛五王番族散在川陝邊境者漸啟戎心構釁中國賴宋將軍晟丁大夫王久鎮西垂恩威並著羌人迄今戴之成化中西番滿松入侵內地都御史文昇討之斬首八十級正德初北虜徙居西海蠶食諸番時言事者謂宜

倣前代屯兵青海以絕羌虜連和內侵乃調朔方勁兵  
勦之虜避走松潘旋歸故穴中國征輸調發民力大困  
竟無成功嘉靖初年洮岷番賊數反殺吏士掠人畜焚  
劫閭舍隴右騷動尚書王瓊請擢官軍襲賊巢以絕番  
患已而兵至塞外套虜番賊乘虛深入臨洮鞏昌殺掠  
大慘尚書李承勛上言西番土地被西海虜酋亦卜剌  
侵占日益內徙將來番胡交通益使猖獗何以善後昔  
漢趙充國不戰而羌人內附段熲殺之百萬費以億計

而內地虛耗老成謀國與勇士善戰相去遠矣乞廣漢  
宣之明專充國之任制馭西蕃事宜悉聽瓊從長區處  
上從之瓊曰欲撫西罕必勦先零乃遣游擊將軍彭械  
鎮守都督劉文統兵自固原進至洮岷分據要害且撫  
且勦撫定六十五族特險拒戰者十六族斬首三百七  
十自是天子無西顧之憂矣雖然此未足為中國慮也  
匈奴之西有西域烏孫土魯番皆世為中國患嘉靖時  
西城回、貢獅子不遠千里來投余時在秦曾往觀之

回回出銀盒以天馬葡萄獻其味勝于中國者遠甚詢  
其名譯士傳云吐吐粉而已夫以一異獸之故使道路  
蕭然繁費何以風示遠夷謂宜閉關謝之可也今上即  
位俺荅率西夷烏思藏鎖南堅叅等入貢方物欲假道  
于西陲識者謂勾結深入如前代吐蕃吐谷渾之事可  
以鑒矣余以西戎役屬白奴最能為患所從來久遠而  
國家僅以賞貢羈縻之豈足為制馭之長策哉

松窓夢語卷三終

松窗夢語卷四

明張瀚 著

士人紀

夫士人惟出處兩途出則榮、處則冥、求志達道無  
二義也古稱三不朽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豈非出則樹績旂常處則闡明聖學而均之一稟于道  
德耶士非此三者無以托于世而列于士君子之林矣  
兼之者其命世之豪傑乎道德不足則功業文章亦足

表見若夫希世取容求為富貴利達而已又何足比數也我國家英賢輩出其以道德功業文章名世者代不乏人而焯々國史尤彰明較著者往往萃于吾浙余嘗竊高山之仰景行先哲如誠意伯劉公基青田人也少通春秋長務理學尤精天文兵法會太祖定括蒼指乾象曰此天命豈人力耶適遣使來聘遂間道詣金陵獻時務十八策怒罵小明王不拜曰何事奉收監者乃陳天命所在上感悟遂定計取天下是時吳漢為敵衆以

蘇湖地饒宜先取吳公密謀曰士誠自守虜友諒居上  
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代漢滅吳直囊中物耳後滅漢  
取吳因收中原志在澄清天下言於上曰宋元以來寬  
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迨賜老因問天  
象復云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濟以寬上  
皆嘉納之公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於色  
上常稱為老先生不名曰卿吾子房也與同郡葉琛章  
溢金華宋濂友善並以功名顯于世文章二公尤著基



曰郁離子漁曰龍門子漁始見上于金陵問世亂奈何  
對曰願明公不嗜殺人天下可定除翰林學士授太子  
經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立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  
廡壁累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侍上多所陳說直諒  
不務文飾上喜曰卿可叅大政對曰臣少無他長徒以  
文墨議論事一旦授職不效有負陛下頓首力辭上常  
廷譽公曰古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為君子若漁事朕  
十九年口無毀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

君子乎匪惟君子抑可謂賢矣公嘗自言曰古人為學  
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復說道之  
蔽也後致仕居青蘿山閉門著述人罕覩其面遜國時  
有方孝儒台之海寧人從宋濂遊同門多天下名士一  
時盡出其下人呼為小韓子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間  
異端為已任世咸謂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  
笑曰古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大祖嘗召見喜其舉  
動端整謂皇孫曰此壯士當老其才以輔汝乃遣還建

松岡夢語卷四

文即位召為文學博士進侍講備顧問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謀議輒咨孝儒上好讀書有疑召解臨朝奏事面決可否必命批荅及靖難兵起詔檄皆出其手兵既渡江堅守誓死建文遜去文皇召用不屈命草詔復悲慟徹殿大哭且罵曰死即死詔不可草竟磔諸市孝儒慨然就戮為絕命詞云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三綱易位兮四維不修骨肉相殘兮至親為讐奸臣得計兮謀國用囚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

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其所著述甚多皆世行文大  
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其心慕古欲舉王政于今若死節  
一事則成仁取義之死靡悔迄今人人能言之不可泯  
滅已至正統己巳之變錢塘于公謙計安社稷焉謙自  
幼英敏讀書過目成誦行文泉湧為詩清麗宣德中授  
御史從討漢庶人公數其罪庶人流汗伏地巡按江西  
平反冤獄人稱神明山西河南災上命以兵部侍郎巡  
撫二省公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漸剔馬政河防民

祖軍賦一經壁畫遂為規式後去兩省詣闕請留者萬  
人去後皆尸祝公正統北狩京師大震邸王監國給事  
中王紘等糾劾王振廷擊二長随流血禁廷邸王驚起  
公上陞止之宣諭振罪當族衆稍定是時人心危疑思  
得長君以弭禍亂公曰今日之事社稷為重君為輕率  
百官伏文華門力請勸進邸王辭讓再三會皇太后旨  
下始即位乃擢公兵部尚書尋加少保內外倚公為安  
危公選調三營兵健銳者合營團操名曰團營令工部

理戎器戶部輸兵食傳檄邊鎮堅壁清野迎擊邀遮方  
畧已定乃躬擐甲胄泣諭六軍適虜擁衆至城下索金  
帛萬々廷議計無所出公曰吾司本兵知有軍旅他非  
所聞石亨欲盡閉九門以待勤王兵公力爭率兵出營  
德勝門發大礮擊死虜數千揚言能斬也先者賞萬金  
封國公也先氣沮遁去石亨欲追擊公又力爭縱之北  
去蓋出戰以護京師縱虜以安上皇也後虜悔禍遣使  
奉上皇還京群議洵々公曰天位已定誰復異議惟君

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迎還至居南宮迨睿皇復位因  
石亨徐有貞言乃殺公是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公居  
嘗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洒何地聞其言  
孰非酸鼻流涕者耶後幾八十年而有寧藩之事仁和  
胡端敏世寧豫發其奸姚江孫忠烈燧死之王文成守  
仁實剪滅焉世寧志節清峻長益韜鈴初為南部郎奉  
詔條上十事首言立賢無方升朝李賢薛瑄入閣不由  
翰林翰林胡儼劉球不由庶吉士年富以教官為給事

中王翺以寺正為御史今一切叙轉專泥科條以故賢才扣塞之人佐理出為太平知府再補寶慶俱以仁廉稱脩兵江右上平賊二策遂及寧藩事寧黨賂遺權要生以誹謗離間罪按浙御史潘鵬附寧囚公家屬賴按察使李承勛曲護至京自投下獄、中三上書言官論救始謫戍後寧反釋歸復除按察使世皇登極召為兵侍尋遷兵書力辭再三援姚崇故事上定武畧等十事要說促上議行度不得行數月辭歸然兵曹夙弊大利



已整刷十之五六矣歸後復召南兵不赴尋卒有奏議  
行世燧始授刑曹卽寃獄多平反後歷藩臬益著聲績  
時宸豪蓄逆謀結錢寧張雄日夜詞中朝事成叔省臣  
賂諸大吏日益恣橫朝議選才節大臣陞公副都御史  
巡撫江右公聞命誓曰投艱于我生死以之卽單騎携  
二僮入南昌公有心計曲為周防不先事訟言托禦他  
寇築進賢南康瑞州城奏敕湖東道兼理兵備與饒相  
將角盡出會城兵器置諸外府恐為寧資會言官發濠

反狀朝廷遣大臣督訊濠乃伏賊府中俟守臣入大言  
大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有密旨濠又曰天  
祚暗移汝不知耶公曰毋得妄言又曰我取南京汝保  
駕否公張目怒視厲聲大罵遂見縛公且縛且罵賊種  
挫折公左臂殺惠民門外乃大索城中兵器不得持竿  
挺相向至安慶敗歸王公守仁時撫南贛起義兵於吉  
安遍檄諸郡合謀夾勦遂執宸濠公初仕為武選郎劉  
瑾亂政抗疏請誅謫龍場驛永後瑾誅復除刑部改吏

部陞太僕鴻臚卿以食都出撫南贛擒斬劇賊數千鑿  
山開道贛舊有二程子祠昔周茂叔知南康軍二程子  
隨父宦遊受學于此公因舊址益增廓之創建書院與  
四方名賢講學于中設社學教郡邑子弟夷風丕變初  
公見濠佯言朝政缺失外示愁歎李士寔曰世豈無湯  
武耶公曰湯武亦須伊呂濠曰有湯武便有伊呂公曰  
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遣人覘濠動靜益得其詳於  
是上疏請提督軍務意在濠也後濠反公乃得提兵討

平之值奸佞忌公久之不賞嘉靖改元始封新建伯兼  
南京兵部尚書尋去位五年復起征思田時駐節武林  
余為諸生心景慕之約同儕數人廷謁公得覲風儀神  
骨清朗步履矯捷翩翩如鶴求其指示但云隨事體認  
皆可進步為諸生誦習孔孟身體力行即舉子業豈能  
累人哉所患溺于口耳無心領神會之益視聖賢為糟  
粕耳余聆公言至今猶一日也後公至粵開誠示信賊  
黨自縛來歸田州悉平又驅降衆搗入寨巢以除嶺表

積患則談笑之頃萬衆過集擒首斬馘獻凱轅門而左右尚不知也又可見公用兵之如神矣歸至梅嶺疾甚公命與人速行至小溪驛而歿有則言傳習錄行世此數君子者豈非志于道德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者耶迨今承平日久士人非科第無以自見故始為諸生欣羨一舉不啻起淵谷中飛騰霄漢間也既推上矣羨登甲第汲汲不減諸生時既成名矣駭々希冀顯榮一命以上寸計尺積歲無寧日

日無寧時即位列公卿猶思恩逮上世賞延後裔蓋終  
其身未嘗忘進取何能定靜安舒所謂誦法聖賢者取  
陳言應制科爾甫服冠裳輒盡棄去悲夫以是立功名  
且不可何論道德余秉銓日有門下士舉春官不第出  
見得第人恧容聞鼓吹之聲中熱不可禁乃亟求歸余  
告之曰盍不追憶往昔祇盱盼于將來子垂髫入小學  
認字畫課句讀凡幾何人比收養庠序無幾師學博會  
舉業凡幾何人比應薦南宮無幾以彼自較安可不謂

厚幸今天子勵精圖治立言無方即由此試吏可以策  
立功名馴至通顯彼被儒服衣窮研白首皆疇昔同儕  
共業寧無才品相埒而向余欣羨者此皆常人積習之  
情其在君子修身善行親窮達顯晦不入于心充然嘉  
樂在我大行不加小知無損烏知競進爭先戚、窮年  
為也別矣尚游心高大光明毋令世俗馳騖之態搖惑  
其心以爾清才好學何所不至所患志不立汨外慕而  
損真心雖至榮極顯於我何有昔子夏出見紛華勢利

而悅子夏聖門高弟心猶未忘比于顏子樂道忘憂相  
去遠矣曾點樂日用之常聖人亟與之蓋素位自得進  
于樂天知命無難汝其以曾點為師哉

### 三農記

古者之民三十受田六十歸田公私一體自李愷開阡  
陌商鞅盡地力井田之井者而弁髦之於是豪強者出  
大者跨州邑小者連閭里而弱戶寡夫至無立錫之地  
使民曾不得羹藜而飯糗焉其弊生于不均不均生于



無制其勢然也國朝名臣如王叔英覽盈虧之理欲行  
限田邱文莊請以田相配制為一定之法羅文莊又欲  
移江浙閑民以耕漢沔曠土夫即三言畚之古制酌之  
今條則田不可井也而屯田寓兵是亦兵農合一之意  
內地不可井也而經界秦隴是亦制馭夷狄之機至于  
均田限田行于創業之初甚易行于今日甚難移南耕  
北免其征科之稅甚易急于催科甚難何也自古足邊  
率先屯田方今內地民力已疲邊鎮軍儲日匱蓋公私

俱困矣如陝西三邊延袤數千里國初因田疏瘠賦稅  
不給拋荒者聽令開墾永不起科故塞下充寔已而計  
畝征糧差賦繁重加以虜酋之警水旱之災收穫既歉  
徵輸愈急所以民日轉徙田日荒蕪也及今不大布寬  
恤盡免積逋使人無畏忌儘力開墾則邊境之憂日甚  
一日孰知底止哉余以為原係拋荒者得永不起科係  
近年拋荒者待十年之後方行起科則邊境之兵可以  
轉弱為強豈非馭夷一大機也若夫內地之民不特漢

汙多曠土余嘗出守廬陽巡行阡陌勸民開墾而流移  
還集又嘗往來淮鳳一望皆紅蓼白茅大抵多不耕之  
地間有耕者又苦天澤不時非旱即澇蓋雨多則橫潦  
瀰漫無處歸東無雨則任其焦萎救濟無資饑饉頻仍  
窘迫流徙地廣人稀坐此故也且此地界達蕭碭汝潁  
自昔多盜為逋逃之藪積久不無隱憂世皇中葉曹專  
設屯田都御史王璣時值大水功不及施輒復報罷余  
督漕時亦奏薦州守姚篚持節潁上專理開荒議亦未

行至銓部始得奏請添設僉事一員勸農淮鳳然不久  
又議罷矣夫得人以專任其事而假之歲月不責近功  
則招來江北之流凶以闢江北之曠土力耕可自足也  
又奚必移江浙之閑民哉惟得薄賦緩征如禹貢之冀  
州乃可行耳若欲以限田令富民惟營產于其縣而越  
州跨邑者奪之則豪強之并併者勢難追奪欲以均田  
令一丁無過百畝而少踰者即加之稅則狡僧之欺隱  
者勢難清查孰若開墾之不擾民而事易集也夫以荒

蕪荏葦之區而為耕獲菑畲之地以閒曠棄置之土而  
為生人養人之場此非有損于上以益下害于國以利  
民也而當事者不加之意豈知公家之急忘私家之恤  
知國儲匱乏之可憂而閭閻懸磬為無足憂耶余以取盈  
於官不若藏富于民有若之言可思已然開墾荒田要  
在盡心溝洫夫水土不平耕作難施必先度物高下尋  
水歸宿濟河以受溝渠之水濬溝渠以受橫潦之水使  
其接續流通而於最低窪處多開池塘以豬蓄之夏潦

之日水歸塘堰亢旱之日可資灌溉由是高者麥低者  
稻平行者則木綿桑柰皆得隨宜樹藝庶乎人無遺力  
地無遺利遍野皆衣食之資矣此百世經常之大利也  
今之談水利于西北者以瀛海為最瀛海乃三輔之下  
形九河之會道自昔滹沱未合則蠡湧奔騰之勢未甚  
而疏濬浚導之功可施自隆慶中葉相合為梗其吞天  
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狀若震霆疾風莫可制禦泄猶  
兇潑桑乾水決則金堤為之潰水溢則千畝為之平燕

趙青徐之間溢為長川矣說者謂開通大河浚利水道  
可得美田二十萬頃又謂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使河  
決黎陽北入于海其勢自定此皆可轉害而為利也談  
水利于東南者以太湖為最即禹貢所稱震澤乃東南  
一巨浸五堰居上流三江在下流昔五堰築則上流有  
所止三江導則下流有所歸其在于今則深有可慮者  
經界久湮隄防無備當事者不以時蓄洩是以霖雨連  
綿則瀰漫千里吳越之間往々滙為巨壑矣議者謂宜

尋五堰舊基更築堤漂陽則殺宣歙九陽之水以節其  
入按三江故道開百瀆宜興至陟門江陰則通吳松之  
水以宣其出庶乎水得所歸禾稼不至淹沒矣然以海  
內大勢較之國家財賦盡仰給于東南而西北所供不  
足以當東南之半論東南疆域則沃野土膏僅二千里  
而西北荒蕪田土計可鉅萬何止十倍東南頃者諫議  
徐貞吾疏請墾田西北議未及行說者謂大功難就無  
庸多事誰不能者不知西北故稱沃壤今棄置為曠土



豈今昔之異地哉以水利不興也水利一興則旱潦有  
備可轉荒蕪為樂土西北皆可耕之田矣而東南輸輓  
之勞可漸息肩漕糧百萬可漸紓省是南北兩利之長  
策也且達虜利于騎射沿邊之地盡為疆域令虜騎不  
得長驅而邊民因得以獲屯田之利則卒伍無煩召募  
可取足于土著矣又豈非禦侮之長策哉自古九州之  
地皆在西北田世井授溝洫經界必有故道可尋地勢  
可因者奚獨於今而曰水利不可興哉但土厚水深疏

引不易開濬為勞雨若時少暘若時多灌既無備是以大功難成稻糧難植耳近者徐貞吾以卿寺職兼御史專董其事其權非不重也而迄無成效何哉意者人工浩大用費不貲財力兩不贍與意者同心者少敗謀者多官民皆得撓其法與余以為此可不專官而集事方今撫按之權最重其勢得行于守巡守巡之勢得行於郡守郡守之勢得行於有司設令司一省者總理其樞司一道者經畫其詳郡守統領其事有司分任其勞必

郡邑長興郡邑之利撫按司道興一道一省之利方為  
超遷其不克任事者輒為更調如此數年而不告成功  
余不信也若夫田既闢矣又宜立權時救弊之法通行  
天下昔聖王仁政必以均貧富為急今田既不可井而  
均田限田又難行若非均其田賦何以蘇民困哉但今  
田賦之弊江南為甚里胥飛走繁瑣難革其間有重租  
官田或因前代舊額或係國初藉沒小民肆力耕種不  
足辦糧事窮勢迫多作民田出賣遺糧在戶陪納不敷

多致逃竄攤稅之苦負累里甲孰若均派有田之家分  
納為便也若江北近京之地則富強之家開墾田土多  
不認糧惟小民原額舊田始有糧稅至於畝數廣狹不  
均以致貧者愈貧漸至逃亡富者愈富日肆兼并謂宜  
通行天下田畝各以本州縣為率而均一其稅不必更  
分多則其田數廣狹亦宜各縣丈量而均一之如北方  
土曠收薄之處及南方邊江沙磧山岡易旱之鄉則宜  
倣古人上田一夫百畝中田二百畝下田三百畝之意

而量寬其畝或令加半或令倍折亦不為過如此而田制庶乎其可興也

百工紀

五

語云璧玉不御則下鮮玩好雕刻不飾則民絕曲巧言上者表下者景所從來遠矣昔者聖王御世因民情為之防體物宜導之利阜財用而齊以制度厚利用而約以準繩是故染非不足於簋而不耕者不以祭帛非不足于杼而不蠶者不以衣元纁筐篚非不足而納采無

過五兩飾車駢馬非不足而不命則不得乘故天下望其服而知貴賤觀其用而明等威此上下辨而民志定也今之世風侈靡極矣賈子所謂月異而歲不同已此豈可以剖斗折衡裂冠毀冕以止之哉禮曰國奢則示以儉則示之以禮自非主持世道者由令甲之條宣畫一之規正車服器用之等別吉凶食用之宜何以定民之心志乎今天下財貨聚于京師而半產于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于東南江右為夥浙直次之閩

粵又次之西北多有之然皆衣食于疆土而奔走于四方者亦鮮矣今輦轂之下四方之人咸鱗集焉其在官者國初以工役抵罪編成班次有五年四年一班者有三年二年一年一班者其造作若干成器若干廩餼若干皆因其多寡大小而差等之精粗美惡亦然其大率也自後工少人多漸加疎放令其自為工作至今隸于匠籍若閭里之聞百工雜作奔走衣食者尤衆以元勲國威世胄貂璫極靡窮奢非此無以遂其欲也自古帝

王都會易于侈靡燕自勝國及我朝皆建都焉沿習既深漸染成俗故今侈靡特甚余嘗遊燕中覩百貨充溢寶藏豐盈服御鮮華器用精巧宮室壯麗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獻技巨室所羅致而取盈蓋四方之貨不產于燕而畢聚于燕其物值既貴故東南之人不遠數千里樂于趨赴者為重糈也故終沒于衣食中貴得而費用之所入僅足以償其勞不得能餘資以享其逸則百工之事奏技薄而呈能淺也此有知盡能索不能逃大抵



皆為財用耳且京師者四方之所觀赴天子者又京師之所視效也九重貴壯麗則下趨營建尚方侈服御則下趨組繪法宮珍奇異則下趨雕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曰理人之道當防淫佚之原抑末務而開本業今也散敦朴之風成侈靡之俗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皆百工之為也夫末修則人侈本修則人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二者相去徑庭矣夫百工之事固不可廢也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于食器械不備已國有

山海之貨而不足于財工作不備已今使有隴西之丹  
砂羽毛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梗梓竹箭燕齊之魚  
鹽遼東梁充之漆絲締紵非百工為之呈能而獻技則  
雖養生奉終之具亦無所資故聖王作為舟楫之用以  
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來百工而  
足財用也故曰四方之貨待虞而出待商而通待工而  
成豈能廢哉然聖王御世不珍異物不貴難得之貨恐  
百工炫竒而賈智以趨于淫作無益而害有益棄本業

而趨末務非所以風也夫排抑工賈防塞利孔作法于  
涼猶恐其奢而況上為之倡乎古之為工也因其所能  
不示以奢男效其耕女效其織而已如釋其所有責其  
所無則雖良工所擅與庸工所就勞逸異趨巧拙殊軌  
皆非天之所生地之所產也亦人力之所為耳以人力  
所可為則逞其無涯之欲何所不至勢不至于以虛易  
實去農就工不止也是以善為國者令有無相濟農末  
適均則百工之事皆足為農資而不為農病顧低昂輕

重之權在人主操之爾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奄有中夏時江西守臣以陳友諒鏤金牀進上謂侍臣曰此與孟果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榻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欲安得不亡即命毀之其卓識遠見度越尋常萬矣列聖相傳咸遵是軌上供之物俱有定數節儉之風流播至今故輕徭薄歛恒先本務而凡有興作不以妨民其湛恩濺澤浸灌人心有以也邇來國事漸繁百工技藝之人疲于奔命廣廈細旃之上不

間儉朴而閭奢靡深宮邃密之內不閑節省而閭浪費  
則役之安得忘勞之安能无怨也近代勞民者莫如  
營作宮室精工玩好先臣劉球上疏云土木之工不息  
天地之和有乖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示戒正為此也  
今營作頻年不休雖不煩民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賴  
以禦暴赴闕豈宜獨役而不加恤哉王恕之疏曰始臣  
聞朝廷軫念東南特遣近臣賫發內帑前來賑濟不勝  
欣忭已而內侍裝載私鹽收買玩好聲勢張皇騷擾郡

邑臣恐遠近聞之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非社稷之福也二公所言豈惟一時讜論實萬世忠謀使人主錄之座右其所裨黼扆者豈淺鮮哉至於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過于三吳自昔吳俗習奢華樂奇異人情皆觀赴焉吳制服而華以為非是弗文也吳製器而美以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是吳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觀赴於吳者又安能挽而之儉也蓋人

情自儉而趨于奢也易自奢而返之儉也難今以浮靡  
之後而欲回樸茂之初胡可得也矧工於器者終日雕  
鏤器不盈握而歲月積勞取利倍蓰工于織者終歲纂  
組幣不盈寸而錙銖之縑勝于尋丈是盈握之器足以  
當終歲之耕累寸之華足以當終歲之織也茲欲使其  
去厚而就薄豈不難哉故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刺  
繡組錦傷蠶事者也夫農桑天下之本業也工作淫巧  
不遇末業世皆舍本而趨末是必有為之倡導者非所

以御輕重而制緩急也余嘗入粵移鎮蒼梧時值燈夕  
封川縣餽一紙燈以竹篾為骨花紙為飾似無厚重之  
費然束縛方圓鏤刻文理非得專精末業之人積累數  
旬之工未能成就可謂作巧幾于淫矣燈夕方徂門隸  
請燬積月之勞燬於一旦能無可惜余禁止之因思吾  
浙之俗燈市綺靡甲於天下人情習為固然當事者不  
聞禁止且有悅其侈麗以炫耳目之觀縱宴遊之樂者  
賈子生今不知當何如太息也夫為人上者苟有益於



下雖損上猶為之如有損于下雖益上不為今之世風  
上下俱損矣安得躬行節儉嚴禁淫巧祛侈靡之習還  
朴茂之風以撫循振肅于吳越間挽回叔季末業之趨  
奚僅釋余桑榆之憂也

商賈紀

財利之於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忘其害而猶不忘  
夫利也故雖敝精勞形日馳騖猶自以為不足也夫利  
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趨之如衆流赴壑來往相

續日夜不休不至於橫溢泛濫寧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窮日夜之力以遂錙銖之利而遂忘日夜之疲瘁也此何異大毫末而小邱山非毫末果大而邱山果小也見毫末而不見邱山若前驅而後迫耳然而商賈之子甘其食美其服飾騎連轡織陸鱗川飛塵絳天赭汗如雨懷巧捷給之夫借資托力以獻諛而效奔走燕姬趙女品絲竹揆桑琴長袂利屣爭妍而取容彼且矜誇智能足已自便意籠宇宙

之化工計窮人物之變態與時俯仰舉財貨低昂在吾  
掌握中持籌而算百不失一而不知其智能之小也語  
云大智問、小知聞、蓋謂是耶古者聖王重本抑末  
貴農賤商故賦倍于農自漢武用宏羊計置均輸官籠  
天下之貨貴賣賤買商賈無所牟其利而物價悉平名  
曰平準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仕宦為吏重賦稅以  
困辱之自後作業劇而財匱匈奴數侵邊屯戍者多邊  
粟不給于是募民輸粟塞上得拜爵除罪復弛商賈之

律令佐國家之急而賈人愈富國用愈不足乃用卜式  
下緡錢令用張湯杜周腹誹法以稅民深者為明吏自  
是商賈中人之家大率破產入官不事畜藏而賈人亦  
大困矣唐初制租庸調外無征法網疏濶自置常平官  
私積貨物貴出賤收復以宦者為宮市使命白望數百  
抑買人物名為市之寔奪之也宋懲唐弊置雜買務用  
京朝官暨內侍叅主之以防侵利若府庫有備令弗復  
市至于和市令出官錢以鬻於民而已迨安石秉政行

青苗均輸法春散秋歛專以富國為心富商巨賈皆疑畏駭愕目視不敢動而貿易之意窮矣此皆本輕而未重末重而不能支之患也明興開市之禁視前代尤詳舟車掌于鈔關為司徒屬竹木掌於抽分為司空屬鹽課有轉運有提舉而又有御史稽察之茶課亦然餘皆領于司徒即征商之法纖悉具備已余嘗宦遊四方得習聞商賈盈縮京師負重山面平陸地饒黍穀驢馬果蔬之利然而四方財貨駢集于五都之市彼其車載肩

負列肆貿易者匪僅田畝之獲布帛之需其器具充棟  
與珍玩盈箱貴極崑玉瓊珠滇金越翠凡山海寶藏非  
中國所有而遠方異域之人不避間關險阻而轉次輻  
輳以故畜聚為天下饒自真定北至永平素稱阨塞非  
商賈出入之地由廣大順平乃東西腰膂南北舟車並  
集以天津下直沽漁陽猶海運之故道也河間保定商  
賈多出其途寔來往通衢霸州武清而東僅有樵牧之  
利無商販之資矣京師以南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

都會也北下衛彭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漢車馬之交  
達於四方商賈樂聚地饒漆絲束紵織績錫蠟皮張昔  
周建都于此土地平廣人民富庶其俗纖儉習事故東  
賈齊魯南賈梁楚皆周人也彰德控趙魏走晉冀亦當  
河洛之分而南陽下蘄黃入襄鄖又與淮泗相表裏若  
民物殷阜汝寧為優而水陸道里為便矣河以西為古  
雍地今為陝西山河四塞昔稱天府西安為會城地多  
驢馬牛羊旃裘筋角自昔多賈西入隴蜀東走齊魯往

來交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賈多秦人然皆聚于  
汧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間而三原為最若漢中西  
川鞏鳳猶為孔道至涼慶甘寧之墟豐草平野沙葦蕭  
條昔為邊商之利途今稱邊戍之絕塞矣間中之地當  
九州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  
問閭閻實寔甚於他省而生理殷繁則賈人之所聚也河  
以北為山西古冀都邑地故禹不言貢自昔饒朴於鱸  
旄玉石今有魚鹽棗柿之利所轄四郡以太原為省會



而平陽為富饒大同路安倚邊寒薄地狹人稠俗尚勤  
儉然多玩好事未獨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賈爭趨南  
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古為梁地一饒薑粟蔬果丹砂銅  
錫竹木之器東下荆楚舟經三峽而成都其會府也綿  
叙重巖唇齒相依利在東南以所多易所鮮而保寧則  
有絲綾文錦之饒瀘水以西松潘威茂皆邊境矣洛陽  
以東泰山之陽為哀其陰則青襟帶山海膏壤千里宜  
禾黍桑麻產多絲綿布帛濟南其都會也西走趙魏北

輸滄瀛而川陸孔道並會德州臨清濟寧之間登萊三  
面距海宜木綿少五穀利在魚鹽舟車牽挽勞役無休  
時也大江以南荆楚當其上游魚粟之利遍于天下而  
穀土泥塗甚于禹貢其地跨有江漢武昌為都會鄖襄  
上通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荆顧巴蜀展杆雲貴柳桂通  
五嶺入八閩其民寡于積聚多行賈四方四方之賈亦  
雲集焉沿大江而下為金陵乃聖祖開基之地北跨中  
原爪連數省五方輻湊萬國漕輸三服之官內給尚方

衣履天下南北商賈爭赴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東  
引松常中為姑蘇其民利魚稻之饒極人工之巧服飾  
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侈者爭趨效之廬鳳以  
北接三楚之舊苞舉淮陽其民皆窳<sup>此</sup>輕詵多游于游食  
煮海之賈操巨萬貲奔走其間其利甚鉅自安太上至  
宣徽其民多仰機利舍本逐末唱權轉轂以遊萬貨之  
所都而握其奇贏休歛尤夥故賈人幾遍天下良賈近  
市利數倍次倍之取下無能者遂什一之利其株守鄉

土而不知貿遷有無長貧賤者則無所比數矣浙江右  
聯圻輔左鄰江右南入閩閩遂達甌越嘉禾邊海東有  
魚鹽之饒吳興邊湖西有五湖之利杭州其都會也山  
川秀麗人慧俗奢米資于北薪資于南其地寔晉而文  
侈然而桑麻遍野繭絲綿苧之所出四方咸取給焉雖  
秦晉燕周大賈不遠數千里而求羅綺繒幣者必走浙  
之東也寧紹溫台並海而南跨引汀漳估客往來人獲  
其利嚴衛金華鄞郭徽饒生理亦繁而竹木漆枳之饒

則萃于浙之西矣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寔為吳楚  
閩越之交古南昌為都會地產窄而生齒繁人無積聚  
質儉勤苦而多貧多設智巧挾技藝以經營四方至老  
死不歸故其人內嗇而外侈地饒竹箭金漆銅錫然莖  
莖物之所有取之不足更費獨陶人窑缶之器為天下  
利九江據上流人趨市利南饒廣信阜裕勝于建袁以  
多行賈而瑞臨吉安尤稱富足南贛谷林深邃寔商賈  
入粵之要區也福州會城及建寧福寧以江浙為藩籬

東南抱海西北聯山々川秀美上沃人稠地饒荔枝橘  
柚海物惟錯民多仰機利而食俗雜好事多賈治生不  
待危身取給若歲時無豐食飲被服不足自通雖貴官  
巨室閭里恥之故其民賤嗇而貴侈汀漳人悍嗜利不  
若邵延淳簡而興泉地產尤豐若文物之盛則甲於海  
內矣粵之東西在嶺海間古稱百粵々以東廣州一都  
會也北負雄韶兵餉傳却仰其權利東肩潮惠內寇外  
夷為患孔棘高廉雷瓊濱海諸夷往來其間志在貿易

非盜邊也。顧奸人逐番舶之利，不務本業，或肆行剽掠耳。廣以西風氣異，宜山高水駛，地利物產優賸自足。桂林為都會，柳慶盜區，行居苦其荼毒，思恩田寧強悍尤甚。南寧太平控遏兩江，蒼梧開府雄鎮一方，多珠璣犀齒毒瑁金翠，皆自諸夷航海而至，故聚于粵之東，其楓楠杞梓金錫藤葛則產于粵之西矣。滇南重山峻嶺，瀉澗紆迴，會城之中土沃饒，食不待賈，而賈恒集以丹砂朱永金碧珍貝之所產也。臨安大理永鶴楚雄並稱膏

壤商賈絕少若元臨永麗疆隣諸甸風土迥異矣然滇  
南取道貴陽貴陽首思南次鎮遠石阡而都勻銅仁思  
州又其次已郡邑官雜流土民多蠻夷水不涵濡土無  
貨殖官軍歲給全賴他省而況商賈萬里來投安能有  
固志哉余嘗總覽市利大都東南之利莫大于羅綺絹  
紵而三吳為最即余先世亦以機杼起而今三吳之以  
機杼致富者尤衆西北之利莫大于絨褐氊裘而閩中  
為最有張姓者世以畜牧為業以萬羊稱其畜牧為西



北饒富甲於秦其他籍以富厚者燕周齊晉之郊亦夥矣夫賈人趨厚利者不西入川則南走粵以珠璣金碧材木之利或當五或當十或至倍蓰無算也然茶鹽之利尤鉅非富商巨賈不能任第市法有禁西北在茶東南在鹽茶禁通于西北之虜而多產于東南故其法久而可守鹽禁限于行鹽之地而在之有之故其法拘而難行且茶利食於人權于國者什之一二鹽利食于人權于國者什居七八故原大則饒原小則乏上則富國

下則富民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此其大經也吾浙富厚者多以鹽<sup>鹽</sup>起家而武林賈氏用鬻茶成富至累世不乏周書云農不出則乏食工不出則乏用商不出則三寶絕此衣食之源也至西北互市與東南海市其于國計民生損益利病試兩持而並較之不啻天壤易判黑白易分也乃籌國者知互市之利而不知海市之利何不思之甚也夫九邊互市之初始以紵幣今以金帛而虜酋之交易惟馬余以紵幣而易疲馬其利猶在中國刺

載而出無傷也今但售以金帛是金入一去不返之虜  
而以中國所衣之帛易無用之駑駘也不敵明矣矧虜  
酋桀驁難制嗜欲無厭今國家竭司農帑藏歲百計萬  
猶不免於苛求倘一旦背盟蹂我邊境狼心叵測誰能  
禦之欲保百年無事余未敢以為然也若夫東南諸夷  
利我中國之貨猶中國利彼夷之貨以所有易所無即  
中國交易之意也且緣入貢為名則中國之體愈尊而  
四夷之情愈順即厚往薄來所費不足當互市之萬一

況其心利交易不利頒賜雖貢厚賚薄彼亦甘心而又  
可以藏富于民何憚而不為也若曰夷數入寇勢不可  
通豈知夷人不可無中國之利猶中國不可無夷人之  
利禁之使不得通安能免其不為寇哉余以海市一通  
則鯨鯢自息必不若虜情之難料也且互市所輸皆國  
家帑藏即間闕脂膏海市所易皆民間財貨無妨國計  
互市有損而無得海市有利而無害主計者何不思也  
至于中國商賈之稅課雖為國資而多方併取亦所當

禁蓋以各處商人所過關津或勒令卸車船舟搜檢囊  
匣者有之或高估價值多收鈔貫者有之所至關津既  
已稅矣而市易之處又復稅之夫以一貨物當一稅課  
有羨餘有常例巡撫之需索吏胥之乾沒不勝其擾復  
兩稅之賈人安得不重困乎余筮仕為南京工部郎兼  
攝龍江上下關榷務時與侍御方克用同事余語之曰  
古者關市譏而不征：商非聖朝所宜急顧緩急在人  
詎謂今無善政哉方韙余言相與弛商之什二自後商

賈樂赴舟楫強至輻輳國課較昔反增十之五以此見  
人心可以惠感也